

英国《经济学人》杂志力荐的2011年度最佳惊险小说



The Afrika Reich

纳粹的非洲计划

[英] 盖伊·萨维尔 (Guy Saville) / 著 姜振华 柳文文 / 译

血色非洲的不屈抗争！疯狂纳粹的不归之路！

我们与黑人之间不会有激烈的对战，非洲战场上真正的战斗将在白人和白人之间展开。

——瓦尔特·侯切伯格



重庆大学出版社
<http://www.cqup.com.cn>

The Afrika Reich

纳粹的非洲计划

[英] 盖伊·萨维尔 (Guy Saville) / 著

姜振华 柳文文 / 译

重庆大学出版社

THE AFRIKA REICH By GUY SAVILLE
Copyright: © 2011 BY GUY SAVILLE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Jonathan Pegg Literary Agency
Through BIG APPLE AGENCY, INC., LABUAN, MALAYSIA.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:
2014 CHONG QING UNIVERSITY PRESS
All rights reserved.
版贸核渝字(2011)第 248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纳粹的非洲计划/(英)萨维尔(Saville,G.)著;
姜振华,柳文文译
—重庆:重庆大学出版社,2014.7
书名原文:The Afrika reich
ISBN 978-7-5624-7731-0
I. ①纳… II. ①萨…②姜…③柳… III. ①长篇小
说—英国—现代 IV. I561.45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 003457 号

纳粹的非洲计划

Nacui de Feizhou Jihua

[英]盖伊·萨维尔(Guy Saville) 著

姜振华 柳文文 译

策划编辑:庄婧卿

责任编辑:蒋昌奉 张家钧 版式设计:张家钧
责任校对:谢 芳 责任印制:赵 晟

*

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出版人:邓晓益

社址:重庆市沙坪坝区大学城西路 21 号

邮编:401331

电话:(023)88617190 88617185(中小学)

传真:(023)88617186 88617166

网址:<http://www.cqup.com.cn>

邮箱:fxk@cqup.com.cn(营销中心)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重庆国丰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*

开本:890×1240 1/32 印张:11.875 字数:365 千

2014 年 7 月第 1 版 201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624-7731-0 定价:29.80 元

本书如有印刷、装订等质量问题,本社负责调换
版权所有,请勿擅自翻印和用本书
制作各类出版物及配套用书,违者必究

本书从头到尾一直把柏林称为“日耳曼尼亚”。如果希特勒打赢了那场战争，他准备用“日耳曼尼亚”来命名新帝国的首都，就像他 1942 年在讲演中说的那样：“‘日耳曼尼亚’之名将给帝国的每一位子民带来集体的荣誉感和亲近的归属感，无论他离祖国的心脏多么遥远。”

一旦牢牢控制了欧洲，
我们就将把目光转向非洲。

——阿道夫·希特勒

对党卫军的演讲 1942年2月22日

和黑人之间不会有激烈的战斗，
非洲战场上真正的战斗将在白人和白人之间展开。

——瓦尔特·侯切伯格

纳粹首领海因里希·希姆莱的备忘录 1944年10月15日

英国，萨福克，索特麦迪农场

1952年8月28日，5点50分

父亲对坏消息有个别称：Hiobsbotschaft。这个德语词汇来自《旧约》，意思是“约伯的消息”，就是你不愿听到的那类消息。它们或者随着帆船的恶风不期而至，或者在黎明时分由气喘吁吁的信使亲口转达。

波顿·科尔突然惊醒了。从孩提时候起，他就没睡过一个好觉。他又听见了外面的响声。

嘭。

他轻轻摸到窗帘旁边，拉开一条缝儿，就像围城垛口的弓箭手一样，偷偷向外窥视。太阳红彤彤地照在地平线上。昨晚又下雨了。

又是“嘭”的一声，是车轮撞击坑洼不平的路面时发出的声响。几个月来，波顿一心想把那些坑洞填平，好让玛德琳觉得一切都是完美无缺的。然而，她是不会在这个时间过来的。除非是捎来坏消息，要不怎么会有人在这个时间登门拜访呢？

来的是一辆最新款的戴姆勒，漆得锃光瓦亮。当汽车驶到近时，波顿看见里面好像有两个人：司机和后座上的一名乘客。乘客的脸被报纸或者打开的大地图挡住了。

为了不惊起什么动静，波顿轻轻地把窗帘拉上，然后从地上捡起他的衣服：一条还没来得及改小的灯芯绒裤子，一件昨天穿过的衬衫。他大步走到门口，然后又迟疑起来。

任何人都有可能。也许是来报仇的。也许只是过来倒车的：铮亮的汽车在前面开着，一群荷枪实弹的蒙面人紧随其后。当然波顿自己就这么干过。

他摸到床下的珠宝盒：里面没有宝石，只有他的枪。一支HP型勃朗宁，几年前在法属西非弄到的。现在那儿再也没有一个法属非洲人了。那地方如今在地图上是用红白黑三色的纳粹标志标记的，只有无尽的沙丘，是人们传言中的可怕禁地。

勃朗宁实实在在地握在手中。他放心了。枪柄是用雕花象牙做成的。

玛德琳过去一直对他唠叨说，在爱丽丝再来之前，离手枪远点。她不想家里有武器，因为家里有孩子，哪怕藏着的也不行。波顿答应了，但从

没想过真要这么做。有时,他甚至很高兴可以摆弄摆弄这把枪。虽然没有弹夹,但他更加信赖它的威力,而不是真去扣动扳机。

汽车驶近了。

波顿把枪塞进裤子后面的腰带里,掖在衬衫下面,然后匆匆地跑下楼去。

到了后门,他蹲下身穿上靴子,然后悄悄地溜了出去,不声不响地消失在晨曦之中。空气中弥漫着带露水的青草香味和牲畜的味道;并没有想象中的蒙面人出现。波顿只穿了一件衬衫,他感到毛孔在收缩,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;他刻意不去想这些。他猫下身子,利用一面矮墙做掩护,冲到房子前面。此刻他不禁自忖,如果来人仅仅是寻常造访,那么看到他现在这个样子,该是觉得多么荒唐可笑。

戴姆勒车停在农舍外面,司机为客人打开车门。后座上的男人出来了。他穿得像个银行家一样庄严肃穆,一头闪亮的银发一丝不苟,像用刀片分开似的,只有皮肤的色泽显示出他还是个活人。男人几步跨到屋前,轻轻地连敲了几下房门。

“科尔少校!”

波顿立刻听出了他的口音:罗德西亚人的腔调,可能来自德兰士瓦^[1]的某个地方。据他所知,玛德琳和殖民地好像没什么关系。也许真的与她无关。他拉了一下腰带上的勃朗宁。

“先生,也许他还没有起床,”司机试探性地说道,“你来得太早了。”

“这种人从来不睡觉,良心债背负得太多了,连床底下都塞不下。”罗德西亚人为自己的幽默笑出声来。他又敲门,这次用了点儿力。“科尔少校!”

“事实上,我睡得很好。”波顿说着,从墙后站起身来。

罗德西亚人吃了一惊,但没有表露出来。他故意从门前缓缓转过身来,打量着眼前这个男人。

波顿想象着陌生人眼中自己的形象:老式军用衬衫,溅满油污和泥巴的裤子,邋里邋遢的麦金色长发。五天没刮过胡子;波顿讨厌刮胡子。只有眼睛暴露了那么一丁点儿他过去的信息。一双灰蓝色的眼睛,带着秋

[1] 南非一个省的名字。

天午后的色调,平静而警觉,像来福枪的枪托一样坚硬。

“波顿·科尔?”

“是的。”波顿声音很轻,从口音听不出他是哪里人,英国人,德国人,或者非洲人,都有可能。

罗德西亚人上前和他打招呼,身上散发出柑橘古龙水的味道:“我是唐纳德·阿克曼。我也不希望这么早来访,但我有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。”

波顿心中一紧。

当他说到“重要的事情”的时候,波顿觉得对方的声音怪怪的。波顿脑海里掠过一组画面:玛德琳面无血色,冷冰冰地躺在地上,爱丽丝抚摸着她的头发,不明白母亲为什么像木乃伊一样一动不动。“约伯的消息”终于来了。波顿抓起阿克曼的手,握了一下,手很温暖,但波顿脸上一片惨白。

“我们可以找个地方聊聊吗?”阿克曼朝房屋走去,“私密一点的地方。”

波顿没动。

他买下了整个农场,包括破旧的地板和老主人的家具,他没有别的选择,只能让这里保持原来的样子(除了床头的十字架)。虽然马蒂^[1]似乎从不介意,但如果她和罗德西亚人真有什么联系,波顿不想让对方看见屋内的陈设,进而作出某些猜测。比如猜想他不能为玛德琳提供某些东西,尤其不能满足她习以为常的奢侈生活。

“跟我来,”波顿说着,带他离开了房门。

阿克曼稍作迟疑,然后跟了上去。

波顿早就习惯了身体上的各种不适。但有一样他始终不能忍受,那就是光脚穿靴。今天出门走得匆忙,他就没顾得上穿袜子。现在每走一步,他都能感到脚跟磨在粗糙的皮面上,指甲嵌进鞋头里。他的靴子和勃朗宁一样,也是一件战利品——不过它们来自敦刻尔克大屠杀。靴子是从一个阵亡的德国伞兵脚上剥下来的,非常合脚,简直就像为波顿定做的

[1] 玛德琳的昵称。

一样。

“你看起来好像不喜欢你的农民生活。”阿克曼说着，迈着沉重的脚步向果园走去。前面是一排排伏兰加柑橘树和苹果树，一只渡鸦蹲在树枝上，盯着这几位不速之客。

“这是新的生活。”波顿回答。

“这个地方是你的？”

他的语气让波顿怀疑这个罗德西亚人是不是已经知道了问题的答案。他在一棵柑橘树边停了下来。“正如你所说，阿克曼先生，天色尚早，之后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。你想说什么？”

“一笔生意。”

看来不是关于玛德琳的消息。“除非是关于我的庄稼，”他说，“否则我不感兴趣。”

“我大老远来不是为了买水果，少校。再说，你的橘子也还没成熟呢。”

“我知道，还要一个月。”波顿一直都很奇怪，哪怕季节的细小变化都能引起自己的热情。

那是马蒂的杰作，是她让自己再次像个小孩一样观察这个世界。

阿克曼又说：“我代表北罗德西亚的某些……‘利益’。”他似乎在竭力措辞，虽然波顿猜想他早有准备，“更确切地说，是 LMC（卢萨卡矿产特许经营权）。我们需要你为我们做点事情。带领一个突击队——”

“我已经告诉过你，我不感兴趣。”

“一次暗杀。”

“暗杀？你在说些什么？”

“好了，少校。我知道你有一些声誉，比如在敦刻尔克、塔纳、斯坦利维尔，但是不多。不然你以为我为什么大老远跑到这儿来？”

确实不是关于玛德琳的。如果她在这儿，早就握着拳头，披着黑色长发，冲着阿克曼叫喊起来了。

“阿克曼先生，请你离开这儿，马上。”

“当然你会得到报酬……”他再次搜索着一个早已准备好的词汇，“‘可观的’报酬，因为你的付出。”

波顿笑起来：“你无法给我想要的东西。”

阿克曼并不答话，只是从夹克里摸出一个小皮盒子。他递过来。

“这是我们的业务。”他说。

波顿打开盒子，努力抑住激动的喘息。

“这只是定金，为了勾起你的兴趣。如果接受这份工作，你会拿到双倍。如果你能令人‘满意地’完成任务……你的酬金会再翻一倍。”他说话的语气平淡得就像在做家庭作业。

“我怎么知道它们不是假的？”

“你知道不是。”

波顿盯着那些钻石，一共有五颗，每颗都有豌豆那么大。

五加五加十，真是一笔财富。

他可以还清农场的贷款，还有足够的钱买些新家具，再也不用在发霉的床垫上和马蒂做爱。他可以给她买一个梳妆台，再买些古董，要法国的，决不要从德国进口的低俗货色。再给客厅添置一张大沙发。为爱丽丝买一匹小马，这样她就不会那么讨厌到这儿来了……

波顿把盒子合上，递了回去：“非常‘可观’，阿克曼先生。要是在几年前，我或许会立马收下。但现在不会了。”

“难道不够吗？”

“现在我的生活在这儿，我不想再有杀戮。任何代价都不干。”

罗德西亚人自嘲地笑了笑：“你正在糟蹋雇佣军的名声。”

“很抱歉让你失望了。”

“不管怎样，我还是希望你能带领我们的突击队。”

“我什么也不带。我就想待在这儿种我的地。”波顿突然想起以前战友和他开的一个玩笑。那人说：“我甚至也会过安定的生活。”

“听起来让人兴奋，科尔少校。但我认为婚姻也许只是一个遥远的幻梦。”

“你什么意思？”

“玛德琳。我确信她的丈夫不会放弃自己的幸福。听说他是个醋劲儿很大的男人。”

波顿握紧拳头，直握得关节“咔咔”作响。脑海里，他看见自己早已紧握那把勃朗宁，枪口死死地顶在罗德西亚人的脑门上，手指扣住扳机。命令对方说出是怎么知道一切的。但事实上，除了下巴微微抽动了一下，他仍然一副无动于衷的样子。

“那么，这就是你来的目的。”

“不，”阿克曼回答说，“卡塞钻石矿，德属刚果。”

“刚果？我再也不想和非洲有任何关系了，再也不想。”

“多绅士啊。”

“纳粹把非洲搞得一团糟……我们也管不了。”

“所以才需要你这样的人才。”

“你想让我去杀人。”波顿说，“为什么一定是我呢？有成千上万的人可以干这事儿。”

“但没有干得这么好的。”

“比我好的多的是。扣动扳机是我最后的选择，不是我的职业。”

阿克曼哼了一声：“现在的你真谦虚。”

“不再冷血。”

“热血，冷血，都是血。此外，我们认为你比其他人对这件事情可能会更加投入，特别是当你知道目标之后。”

“我告诉你：和我没有关系。”

“你会改变主意的。”

“阿克曼先生，”波顿说道，竭力表现出最后一丝耐心，“我不想要你的钻石。玛德琳和我就是一切。我想你离开这儿，马上。我不说第二遍了。”

看到罗德西亚人仍然没有离开的意思，波顿只好自己转过身去，大步流星地走了。藏在背后的勃朗宁已经汗津津的。

阿克曼在身后喊道：“我有你一个老朋友的消息，少校，一个朋友。”

“他们都死了。”

“这个没有。”

波顿当作没听见。

“我们想让你刺杀的人是——瓦尔特·侯切伯格。”

波顿僵住了。

他的整个身体——每块肌肉，每条肌腱，每条动脉和神经——都硬成了石头。尽管太阳仍在冉冉升起，但周围的一切似乎突然笼罩在黑暗中：田野、树林，以及他拼死拼活为玛德琳买下的农舍，都在其中。她在炉火前烘烤松饼的样子在他脑海里摇曳；两人都很期待在这里度过第一个秋天。他极力驱散脑中的幻象，越远越好。上帝啊，帮帮他吧。

他缓缓扭过身子面向阿克曼，似乎已经停止了呼吸，“你说什么？”

“我想你听得很清楚。”

不远处传来渡鸦的啼叫。

波顿想笑一下：“不可能。侯切伯格几年前就死了，在一场大火中。”

“我肯定地告诉你，少校，他仍然活得好好的。”

“不可能。”

“活着，而且是刚果的总督——”

“我接受。”波顿说。话音有点儿发颤。

“你不想知道细节了？我们的任务很危险。你的柑橘怎么办？”现在，轮到阿克曼取笑波顿了，“玛德琳呢？她一会儿就到了，是不是？我是抢在她前面到这儿的。”

但不管阿克曼说什么，波顿早已充耳不闻。

“我干。”他重复道。

这次，他的声音斩钉截铁。

目 录

第一部分 德属刚果

(1—86)

第二部分 斯坦利斯塔与非洲高速公路

(87—208)

第三部分 北安哥拉

(209—294)

第四部分 罗安达

(295—355)

作者的话

(356—358)

致谢

(359—360)

《纳粹的非洲计划》年表

(361—365)

第一部分 德属刚果

永远不要和鬼魂开战。

——非洲谚语

第一章

德属刚果，头颅广场

1952年9月14日，凌晨1点14分

九分钟。他一生中只有九分钟的时间来降妖除魔。

波顿·科尔坐在侯切伯格的桌旁，汗水顺着耳根缓缓流下。他穿着纳粹党卫军突击队队长的制服：黑色束腰外套和马裤、武装带、过膝长靴，佩戴少校军衔，左袖上有“卐”形臂章。他衣着笔挺。为了显得更加齐整，他剪了头发，刮了胡子；脸上皮肤显得十分粗糙。手上挎着一只手提公文箱，里面空空的，只有一个鼓鼓囊囊的装着钻石的手袋和一把餐刀。

餐刀是母亲留给他的，只用来招待最尊贵的客人。他依然记得母亲为客人摆好餐具时微笑的样子；餐刀闪着银色的光芒。那时他——多大？——只有八九岁的样子。当时他曾用它切肉，而现在，它就像一只冰锥一样了无生气。

波顿在刀刃上磨出了锯齿，为了这一刻，他已经等了好几年的时间，他一直不敢相信这一刻真的会来。

但就在波顿打开箱子准备拿出餐刀的时候，侯切伯格攥住了他的手。那是一只硕大而冷酷的手，与之相连的是在袖管里紧绷的胳膊和像水手一样宽阔的肩膀。但侯切伯格的动作本身是无精打采的，就像希特勒慰问下属时一样心不在焉。

“钻石可以等一等，突击队队长。”侯切伯格说，“首先，我必须给你看一样东西。”

阿克曼提醒过波顿会出现这一幕。侯切伯格曾经把它展示给前面所有的传令官看，展示给所有的人看，不管他们是什么级别。这是他的骄傲。由他去吧，阿克曼建议过波顿：千万不要引起他的“怀疑”，因为有足够的时间杀掉他。

波顿瞟了一眼手表。今天晚上，一切都显得有些不对劲儿；他感觉要

被越来越紧的时间压垮了。这不是他想象中的样子。在他的想象里，这一时刻时间已经停滞了，他们有足够的机会相互交谈和折磨。

这一刻，他所有的问题都应该找到答案。

侯切伯格从桌旁站起来。他的办公室十分简朴，原木地板，简单家具，白色的墙壁泛着潮湿的医用酒精的味道。墙角放着一个枪柜，里面能放下成百上千本书——虽然现在一本也没有。头顶上悬着一个吊扇，虽然夜晚闷热而潮湿，但它纹丝未动。波顿衬衫上已经呈现出一片片濡湿的汗渍，而侯切伯格的身体看上去却冷冰冰的。房间里算得上装饰品的，唯有一张所有纳粹官员都必须贴挂的希特勒肖像，还有一张俾斯麦的肖像以及几张地图。

地图有阿克瓦托瑞纳的，有德属东非的，还有德属西南非、喀麦隆、刚果和姆斯佩尔的：都是纳粹在非洲的领地。奴役的地图，波顿心想。纳粹对剩下的每一公顷土地都会仔细研究，在地图上标记出来，最后据为己有。占领的前几年，这些地方由临时政府（KPA）统治。之后，交由纳粹党卫军接管。

侯切伯格走到房间的另一头，那里有一扇通向阳台的法式大门。

“但是你的钻石，将军。”波顿说，仍然端坐在椅子上。他可不想在能被军营一览无遗的阳台上干掉侯切伯格。

“我说了，它们可以等。”

波顿犹豫了一下，然后站起来跟上。每走一步，长靴都把脚夹得生疼。

侯切伯格已经站在阳台上了。头顶上挂着一串安静的风铃。他展开双臂，像救世主一样尽情一挥。“多壮观啊，是不是？”他用像在科涅克白兰地中浸泡过的男中音大声说道，虽然波顿知道他滴酒不沾。“奇迹！”

纳粹党卫军的总部本应设在斯坦利斯塔，但现在这里才是德属刚果真正的决策最高层所在地。波顿从前面入口处进入，路过矗立在帝国大厦前面的起重机，顺利到达目的地。他的后下方是一座若隐若现的方形建筑，那是侯切伯格的隐秘封地，专门用于礼仪庆典的，只有党卫军才允许在那里出现。

这个地方几乎和军队检阅场一样大，四周都有几层高的办公楼，按照阿克曼的描述，地下室的深度与地上楼层的高度一样。官僚做派与严刑酷法：纳粹在非洲的两大支柱。每个角落都设有瞭望塔；一支巡逻队带着

德国短毛猎犬，沿着边线阔步巡逻。周围的铁丝网足够一个集中营使用。但这个广场吸引了波顿足够的注意，他的视线随着探照灯上下扫射。不一会儿，他就被它特有的规模惊呆了——绝对的野蛮。父亲如果见到它，也许会流泪满面。

他觉得胃里一阵痉挛。

“奇迹！”侯切伯格重复道，“你知道，元首第一次看到这个地方时，兴奋得拍手称快。”

“我听过这个故事，”波顿说，“我还听说他在返航途中吐满了两个清洁袋。”

侯切伯格的身体慢慢绷紧：“他的心理素质不够好；我们为他提供了丰盛的晚餐。”

波顿又瞟了一眼那个广场，然后把目光移到远处的灌木丛深处里面的某个地方，在鸣蝉和树蛙合唱的交响曲中，埋伏着他的队伍。

一想到他们，波顿的心就怦怦直跳，但嘴巴紧闭，脸上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。在他们的密切注视下，他倒数剩下的最后几分钟。帕特里克一定已经屏住呼吸，尽可能瞄准……当然，前提是他们已经在那儿。一天前，队伍就已经分散开了，波顿并不知道他们是否已经就位。这是计划中的一个缺陷。也许自己正跳向深渊——只有黑暗能够打断他的坠落。

“你说它们有多少？”侯切伯格继续说道。

“我不知道，将军。”波顿回答，“一千个黑人的头颅？”

“不止，要多得多。”侯切伯格眼里闪过一道光芒，他的眼睛是咖啡色的，不是波顿记忆中的样子。当它们在波顿噩梦中闪现的时候，一直都是黑色的——就像地狱里的刽子手一样漆黑漆黑的，但也许只是那几年的情形。这还不是唯一的不同。侯切伯格的头发掉得很严重，已经一根不剩。

波顿又猜了一遍：“五千？”

“还要更多。”

“一万？”

“两万。”侯切伯格说，“两万个黑人的头颅。”

波顿回头望了一眼那个四方形的院子和恐怖的由颅骨铺成的广场。它们为侯切伯格的总部提供了一个新的名字：头颅广场。波顿体内发出可怕的尖叫。他看见孩子们被强行从父母身边扯开，丈夫们被强行从妻